



从古至今,书的载体在不断变化。

# 只有读纸质书才是深度阅读吗?

记者 田莹

## 被误读的“纸质崇拜”

“我总觉得,看电子书就是‘刷’,不算真正的读书。”在天津图书馆少儿借阅室里,市民张女士正带着孩子在这里看书。她坦言自己从不看电子书:“只有摸着书页才能静下心来,读懂书中的深意;看屏幕时,总忍不住刷消息、看弹窗,根本沉不下心。特别是为了给孩子做榜样,我也尽量避免拿电子产品。”张女士的想法,代表了不少人的固有认知。

长久以来,纸质阅读被默认为深度阅读的唯一正统,甚至被贴上“精英化”“有品位”的标签。在朋友圈,时常能看到有人晒精装藏书、纸质书单,仿佛手握纸质书,就自带“爱思考、有文化”的滤镜;而选择数字阅读的人,常被贴上“缺乏深度思考能力”的隐性标签。

“这种偏见的核心,是将阅读载体与阅读质量强行绑定,把形式等同于本质。”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她并不认同将纸质阅读和个人品位强行绑定的世俗看法,“阅读本质是精神活动,如同身体需要吃饭补给,精神也需要通过阅读汲取养分,至于用纸质书还是电子设备阅读,最多只是‘用刀叉还是用筷子吃饭’的区别,载体无关高级与否,更与阅读质量没有直接关系。”

不可否认,纸质书是阅读的独特体验,无可替代。在她的记忆里,年少读书时总爱往书页里夹一枚银杏叶、一片风干花瓣,还会用钢笔在叶片上随手抄写诗句。如今再翻旧书,泛黄纸页间偶然飘落出当年的树叶,青涩字迹犹在眼前,瞬间就能拉回青春岁月。纸质书有可触摸的肌理,淡淡的油墨书香,随手批注、圈点勾画都能永久留在纸间,这种看得见、摸得着、闻得到的具象质感,还有承载的独家回忆与时光温度,是电子屏幕永远无法复刻的沉浸感与情怀。“但同时,我们也应看到如今已是屏幕数字时代,人人被手机、平板等电子设备包围,青年学生更是普遍偏爱电子书阅读器,这类载体便携性极强,一部设备可装载数千本书,自习室、湖边、地铁等多场景都能随时阅读,这是厚重纸质书无法比拟的优势。”刘莹说。

更值得反思的是,纸质崇拜的背后,还藏着对“深度阅读”的狭隘定义。很多人误以为,深度阅读必须是“正襟危坐、逐字研读,耗时良久”,必须依赖厚重的纸质典籍;却忽略了深度阅读的核心是主动思考、逻辑梳理、批判吸收、体系构建,而非载体的厚重或形式的新旧。

天津图书馆党委副书记、馆长刘云鹏在接受采访时指出:“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纸质阅读和深度阅读画上等号,也不能把数字阅读等同于碎片化阅读。”纸质阅读中从来不乏“随便翻翻”的浅尝辄止,数字阅读中也从来都有深耕细作的深度钻研。载体是工具,而非标尺;阅读的深度,从来只取决于读者的思考力度,而非手中的媒介形式。

## 观点追踪

当数字屏幕占据了我们的碎片化时间,当电子阅读器、有声读物成为全民阅读的新选择,一个关于阅读的争议从未停止:只有捧读纸质书,才算真正的深度阅读吗?

数字时代,阅读载体的迭代早已不可逆。深度阅读的本质,究竟是载体的选择,还是思考的深度?当数字阅读成为主流趋势,如何打破载体偏见,让深度阅读挣脱形式束缚,在屏与纸的共生中落地生根?带着这些问题,我们一起探寻数字时代深度阅读的破局之道。

## 数字阅读的AB面

“现在做学术科研、写论文,根本离不开各类数字文献数据库。”南开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刘可佳坦言,写论文找论据、查佐证资料时,很多内容只是为观点做支撑,并不需要通篇精读大部头著作,这种情况下,数据库关键词检索就显得格外高效精准。她拿身边古汉语专业同学的科研日常举例,感受更为明显:“做古汉语文字考据、词义源流研究,要是靠纸质典籍一页页翻,简直就是大海捞针。数字古籍库能实现一键检索、智能断句,还能交叉验证不同版本的差异,非常方便。”

当AI(人工智能)大模型能快速检索百万级文献,当学术数据库成为科研刚需,当手机、阅读器、有声设备填满生活场景,数字阅读早已不是“可选补充”,而是全民阅读的主流趋势,更是深度阅读的重要载体。

刘莹表示,数字载体的特性为深度阅读提供了纸质书难以比拟的优势,各类数字化工具也早已深度融入人文史教学与学术研究,能极大提升学子的文献检索能力与知识体系建构能力。特别是古籍、古典文献的电子化,是无可替代的时代进步。像《四库全书》这类大型典籍,依托专业数据库便可一键检索诗词意象、典故出处、文辞源流,瞬间整合千百条相关文献线索,检索效率远非传统逐本翻阅所能相比。就拿南开大学来说,学校采购了海量古籍数字资源,彻底打破了实体馆藏与地域空间的壁垒,师生足不出户,就能随时查阅往日难得一见的珍稀文献。

刘莹回忆起往事感慨道:“我读大学时想看珍稀古籍,可没现在这么容易。得先找指导老师开证明、批条子,再到图书馆古籍善本部排队登记。那里平时锁着门,每天有名额限制,工作人员严格审核手续后才放行。”那时候正因为古籍难得、借阅受限、机会稀缺,大家才格外珍惜,甚至抱着书本熬上一整天也不觉得累,看完还满心获得感。“反观现在的学生,各类珍贵资源唾手可得,却失去了主动啃读原著的欲望与紧迫感。从这个角度看,这也是一种‘数字时代的阅读悖论’。”

数字阅读最大的价值,是打破资源壁垒、时空限制与经济门槛,让优质内容普惠大众。纸质书定价高、存量有限,偏远地区与普通家庭获取经典著作、学术专著门槛较高;而数字阅读海量出版

书籍、名著文献免费开放,一部设备便可随身携带万卷,随时随地开启阅读。特别是对于视障人士等特殊群体而言,智能听书、语音检索更让他们实现了深度阅读的自由。

但数字阅读也存在天然短板。在刘可佳看来,手机信息繁杂、弹窗不断,很容易分散注意力,让人陷入无效浏览。也正因如此,不少人会转而选择功能更纯粹的墨水屏阅读器,试图避开纷扰、静心阅读。

对此,刘莹认为,数字阅读中存在的碎片化、跳跃性、专注度差等问题,更多是使用习惯和设备属性带来的,并非载体本身天生不适合深度阅读。“数字环境对专注力的侵蚀,远比表面的弹窗干扰更深。短视频碎片化的信息流,正在慢慢消解人们的阅读主体性,悄然改变专注习惯。人们渐渐适应快节奏的感官刺激,很难再静下心来进行长时间、沉浸式的深度研读。”

面对数字阅读容易浮于表面的现状,刘莹也给出了可行的破局路径:首先要确立阅读主体性,明晰自我精神需求,在海量信息中笃定选择,持续深耕;其次做好物理隔离,固定专属阅读时段,主动屏蔽外界干扰;同时养成电子书阅读的专属习惯,比如善用电子书划线、高亮、批注、书签等功能,来实现在阅读中与作者隔空对话和自我内心的复盘沉淀。

## 让数字阅读走进生活

“您好,我想查一本电子版图书怎么操作?”在天津图书馆服务台,市民王先生向工作人员咨询。工作人员耐心地把手把手指导他,打开天津图书馆微信公众号,进入“阅·听”板块,输入书名即可一键检索,很快就找到了心仪的电子版读物。“太方便了,不用特意跑到图书馆,在家就能读书学习。”王先生满意地表示。

这样的场景,在天津图书馆(以下简称天图)早已不是新鲜事。作为城市文化地标,天图这些年一直在悄悄做一件事:让数字阅读不再是浮光掠影的浏览,而是能让人沉下心来的深度阅读。

先说资源。据刘云鹏介绍,天图的历史文献数字资源库刚刚完成了一次大升级:“过去的旧版网站已经默默服务了8年,累计访问近2000万人次。新版网站不仅把原有的7494册珍贵古籍书影完整了进来,还新增了两个专题库‘馆藏珍贵稿抄本’和‘潮州歌册’。尤其



天津图书馆在安里甘艺木中心举办“津门文化桌游”活动。



天津图书馆举办“带上阅读去读城”活动。

是‘潮州歌册’,我们这次精选了66册,共计185册,大多是清代李万利等知名书坊的刻本,语言浅白,乡土气浓,内容从历史故事到家长里短都有,堪称潮汕社会的‘活态百科’。2008年歌册(潮州歌册)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作为国家级非遗资源,如今免登录、免跑腿,全网一键可查,让珍稀古籍走出库房、走向大众,为文史研究与大众深度品读提供了便捷支撑。”

除古籍资源外,天图也在持续扩容电子书、精品电子书、海量有声读物、“云图有声”“天天听书”等资源品类丰富,操作简单,语速可自由调节,不仅方便普通读者碎片化研读,更让老年群体、视障读者通过听书实现无障碍深度阅读,真正打破时空与生理限制。

在刘云鹏看来,纸质阅读有沉静质感,数字阅读有便捷广度,二者从来不是对立关系,而是殊途同归,最终都是为了获取知识、涵养心灵、实现精神滋养。更重要的是,数字阅读正在打破一道无形的墙:从前,阅读喜好深受成长环境局限,若是自幼身处缺少读书氛围的环境,便很难接触高质量的读物,更难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。而如今早已截然不同,数字阅读打破了这份固层壁垒,打破了阅读的地域与环境限制,让昔日无缘接触书本的人,也能轻松踏入阅读世界,人人都能随时与文字相伴,“我们的目标,不只是服务本来就爱读书的人。”刘云鹏说,“更是让那些从来不想进图书馆的人,在生活的某个角落里遇见书,然后发现原来阅读也可以很有意思。”

基于这样的理念,近年来天图跳出传统借阅的单一模式,以“阅读+研学”“阅读+体验”“阅读+城市行走”等多种方式,让数字资源落地、让深度阅读出圈。他们在安里甘艺木中心举办津门文化桌游共读活动,在趣味互动中读懂城市文脉;

## 非遗薪传

### 大雅之音藏着祖先的情感、哲理、审美

记者:您如何与吟诵结缘?哪些人对您影响最深?

汤国兴:我生在天津,中学时遇到恩师罗修文。他个子矮小,我那时调皮,总想和他比个儿。他看出来了,却说:“汤国兴,不要拿老师的缺陷取乐。老师有学问,你放学来我宿舍。”

我怀着探秘之心去了。老师的字写得非常漂亮,还当场吟了一段《离骚》。他个子虽小,手臂高举,摇头晃身。从此我每堂课给他搭台子,方便他上台讲课。毕业前,老师病重,拉着我的手说:“国兴,我把这身本事传给你,你要传下去。”我点了头。这一声承诺,让我成了终身逐梦人。

此外,邻居周汝昌先生也对我影响深远。他家有太师椅,是大户。月亮门、灰砖院,引水入园,周先生母亲常在亭中读书吟唱。我趴在月亮门口听,那股做学问的精神激励了我。还有文怀沙先生,他吟诵《将进酒》的调子是绝唱。叶嘉莹先生是“读书调”,她说的“诗可以让人心不死”,是我坚持的动力。

记者:什么是吟诵?它和我们熟悉的朗读、唱歌最基本的区别在哪里?

汤国兴:简明地说,吟诵有三层含义。第一,吟诵是古代文人的学习方法和创作方式。古人学诗、写诗,不是默看默写,而是口中吟出。屈原写《离骚》是“行吟泽畔”,孔子弦歌不辍。没有吟诵,诗教难以生动地口耳相传,吟诵是诗教传统中至关重要的方法论和传播载体。我写过一首《吟诵歌诀》,其中说到吟诵的渊源:“先人吟诵自古传,屈子离骚创行吟。孔圣弦诵三百,依字行腔合韵律。唐代格律严谨多,音韵铿锵讲韵辙。桦皮为冠布裘履,樵童牧子皆闻歌。”

第二,吟诵有规则,不是随意哼唱。它要遵守“一本九法”。一本即不脱原文本,九法包括依字行腔、依义行调、平长仄短、入声促读等。例如“床前明月光”,“月”是入声,须短促有力;“光”为平声,须拉长。若不讲这些规矩,便成了唱歌,而非吟诵。

第三,吟诵是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《诗经》虽好,但其原曲调早已失传。我们今天

年逾八旬的汤国兴,是天津市南开区非遗古诗词吟诵项目代表性传承人,也是“雅韵歌坊”的创办者。从少年时代得恩师开蒙,到如今仍在整理乐谱、录制视频,他用一生践行了“把吟诵传下去”的承诺。日前,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他讲述了这门古老艺术的魅力与困境。

## 汤国兴 弦歌不辍吟诵不止

记者 张洁



汤国兴

要做的,就是把声音找回来,将诗文中的诗情、诗意、意境,用情感和声音重新演绎。

记者:判断吟诵好坏的标准是什么?

汤国兴:首先要尊法而不拟古。既遵循古法,又融入时代气息。讲究“吟诵十美”,归纳为六字:诗味、古味、韵味。诗味,即对诗歌理解是否透彻,能否吟出李白之豪放、杜甫之沉郁、王维之空灵。古味,即腔调是否具有古雅之韵。韵味,即声音是否动听、能否感人。三者兼备,再配以古装、身段、洞箫或古琴,方为轻“吟”曼舞。

其次,须融入真情。吟诵前有十二字诀:觅诗眼、抓意象、明意境、定基调。找到诗眼,如“床前明月光”的诗眼是“思”,便找到了情感入口;再抓意象(月亮、故乡)、明意境(豪放或婉约)、定基调(节奏与声音)。做到“吾以乐语吟古诗,平仄腔音入当时”,才算登堂入室。

再者,好的吟诵常伴有摇头晃身。为何?情之所至。当吟诵者走进诗篇,高潮处必然身动,比如吟诵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”时,他不可能僵立不动。古画中的文人吟诗,无不微微晃身,那是心诗交融的自然流露。有些人站如木桩,声音再大也不动人,那不是吟诵,是背书。

记者:吟诵和朗诵的区别是什么?

汤国兴:相同点是都基于文本。不同在于汉字是字音文化,一字一音一义;拼音文字则不同。古诗词的平仄、对仗、押韵都建立在汉字音律之上。朗诵用现代汉语发音,忽略了入声和平仄。朗诵本身不错,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

乡”念得清爽,但它未能充分传达诗的意境。“举头”上扬,吟出“望明月”,“月”字短促;“低头”下沉,将“思”字绵长拖出,“故乡”渐弱收尾。这般吟出,眼前便浮现画面:夜深人静,诗人独自望月,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每个字的长短、高低、轻重都在表情达意,听一遍便难忘。

我有个习惯,古诗词背了很多,若要我默背,一时说不出;但只要起调吟出第一句,后面便自然流淌。因为吟诵唤醒了沉淀在骨子里的记忆。我们的祖先把情感、哲理、审美都藏在声音里,我们不吟诵,它们便沉了。

记者:您如何看待网上流行的“吟诵”?

汤国兴:坦率地说,大部分只是唱歌,当然也有好的。但很多人不懂规矩,以为拖长腔、加颤音就是吟诵。古代吟诵确实千人千调,各地有别。但有四个条件不能舍弃:第一,不能把汉字的声调唱走,阴阳上去必须分明。第二,入声字要短促,如“月”“不”,一拖长就变味。第三,要有腔有调,不能平铺直叙。第四,要有情感有意境,自己都不感动,何以动人?到我这里学习,必须规规矩矩。录好了吟诵作业,通不过,就重新来。我不反对创新,但创新之前先得学规矩。连平仄入声都分不清,谈何创新?

### 擦亮古诗词吟诵这颗文化明珠

记者:您在海外吟诵调的基础上独创了长调调式吟诵,这个灵感来自哪里?

汤国兴:在一次纪念周汝昌先生的活动上,

我需要为他的诗作《海河柳阴歌》配吟。诗中有“海河柳,君知否,根在坤轴枝如秀”。我在屋里琢磨,窗外四棵大杨树,深秋风吹作响,苍凉悲壮。我忽然想起幼时海河边的景象:河水浑黄,对岸模糊,周家的大海船出港,全家送行,女人哭孩子叫。男人出海生死难料,那场面既壮烈又悲凉。

闭上眼,波涛、号子、哭声、风中杨柳……一个旋律从心里涌出来,不是想出来的,是涌出来的。我反复修改,用海下吟诵调中的长调调式吟诵——“海河柳,君知否!”腔音沧桑,如老船工在风浪中呼号。

那年我首次公开吟诵时,起初心志忐忑,但一开口,全场寂静。吟到“海河柳,君知否”时,见台下有人拭泪。结束时掌声雷动,那一刻我明白:真正的吟诵不是技巧的炫耀,而是生命的共鸣。

记者:您收集整理了多少古乐谱?

汤国兴:至今已收集古乐谱三百余篇,自编古诗词简谱四百余篇,集成《汤氏吟诵传承乐谱五百首》共四册,其中七十五首已整理为可传唱版本。过程极其艰苦。许多曲谱不在书中,而要下乡进巷,寻访老人。我遍访老耄吟者,出入大学、档案馆、资料馆,多地取经交流。

一次,我在一条巷子里见一位老太太洗衣服,她边洗边唱:“新绣罗裙两面红,一面风来一面风。”我请求学习,她嫌我年轻不答应。那时郊区无自来水,需从大河挑水。我二话不说,替她从冰窟窿里挑水,走在结冰的跳板上,稍失平衡会落水。打了两天水,老太太感动了,一句句教了我。后来我把这调子用在“石桥担绿两岸浓,孤舟荡波摇晚红”上。

走进天津机床工业博物馆,依托数字史料品读工业遗存背后的城市记忆;品牌活动“带上报刊去读城”走进五大道,探访藏书旧居,在人文风物中读懂文字背后的底蕴。古籍修复、线装书装订、本草制香等沉浸式体验活动场场爆满,更打破了大众对图书馆“只能安静看书”的刻板印象,让深度阅读变得可体验、可沉浸、可共鸣。

热闹之外,亦有静心深耕的阅读时刻。今年,“海河共读·华彩天工”阅读马拉松挑战赛在全市21个赛场同步开启,360名市民同读《天工开万物》,一小时沉浸式品读天津工业百年发展史,从三条石到老法船坞,从传统纺织到大国重器,在文字中触摸城市筋骨、感悟奋进精神。赛后同步线上答题,围绕史实节点、人物故事,发展脉络精读复盘,以共读、精读、复盘的完整形式,诠释数字时代同样可以拥有专注宁静的深度阅读仪式感。

“智慧型图书馆的建设,就是为了让数字资源真正服务于人的深度精神需求。”刘莹教授这样评价。天津图书馆的实践恰恰印证:便捷的载体同样可以承载厚重内容;线下研学、线上共读、沉浸式体验,都是深度阅读的多元打开方式。

## 深度阅读,不在载体在“用心”

那么,什么才是真正的深度阅读?

在采访中,刘可佳给出了一个很实在的感受:“我觉得深度阅读要达到的效果,是能和文本进行充分的互动,从中真正学到一些东西,或者它迫使我开始思考以前没想过的问题。哪怕它很短,但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,我觉得这就算深度阅读。”

这正是关键所在。深度阅读的核心,从来不是“读了多久”“是不是大部头”“捧没捧纸质书”,而是阅读是否对人的思考、认知乃至行为产生了真实的触动与改变。

刘莹教授对此深有体会。她在教学中发现,只给学生布置书目,让他们自己去读,效果往往不好。后来她改变了方法,组织学生共读,要求写读书笔记,并联合中国作家网、中华读书报等媒体发表集体书评。“有了发表的压力,学生自然沉下心来认真读写。有了成就感,读书主动性就上来了。读得越深,收获越多。”

在她看来,阅读的最高境界,是把书中的启示转化为行动。“你今天读了一本书,受到启发,决定改变一个行为习惯,第二天真的去做了。那么这个过程就是有效阅读。很多人读不下去,是因为读的过程好像很有心得,一合上书该干什么干什么,书没在生命里留下痕迹。现在网上有个词很火,叫‘中年人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’。阅读,就是把自己好好重新养一遍的方式之一。”刘莹特别强调,不必给自己设定过高的阅读标准:“深度阅读不是说非要啃《战争与和平》。就像交朋友,你跟一本书也有投不投脾气的问法。四大名著看不进去,没关系,外国名著人名记不住,放一放也行。”刘莹说,“适合自己的书开始,只要能滋养自己,都是有效阅读。”

打破“唯纸质论”的偏见,重构数字时代的深度阅读,无需摒弃纸质阅读的温度,也无需神化数字阅读的便捷,核心是回归阅读本质,理性看待载体差异,以科学方法赋能数字阅读,让屏读与纸读各美其美、共生共荣。

还有一次,同事说北京顺义有位老舍会吟诗。当时月薪三十七元,去趟北京不容易。寒冬里跑到南开运输场,等去北京拉货的敞篷货车,站在车顶上风风火火。找到那位老舍,听他吟了三遍《三字经》,用心记下。返程时掉了最后一分钱,三毛九的车票凑不够,好心的司机替我垫上。这些调子都是这样一点一滴采来的。为何我现在能信手拈来?因为几十种调、几十种腔都装在脑子里,不是天赋,是几十年的积累。

记者:您在收徒和传承上做了哪些工作?

汤国兴:我在全国收徒近百人,天津五十多人,正式建立谱系,每辈有字,传承有序。我还举办了吟诵班等。另外,我和我的老伴儿花了多年的时间,写下了《中华少儿乐语教程》,我们针对每首诗做了声调图、吟诵图、吟诵谱、入声字图。此外,我撰写了《吟诵论》等一系列教程和专著,构建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教学体系。同时将经典诗篇的背景、吟唱录音录像,做到学习有教程、灌耳有声音、直观有视频,实现文学性、音乐性、表演性的三维传承。

记者:在传承方面,您最大的忧虑是什么?

汤国兴:我今年八十三岁,虽身体尚健,但时不我待。吟诵濒临消亡。我虽有理论教程,但实操声音留存太少。我正在整理中小学诗歌,录音录像留给后人。目前已录几十首,我还制作了PPT(电子幻灯片)等演示材料。如今传承面临三大难题:一是缺乏刚性政策支持,二是缺少系统教材,三是缺少专业师资,全国能正经教吟诵的老师屈指可数。叶嘉莹先生生前夙愿是,给古诗词重新插上音乐的翅膀。她说“诗可以让人心不死”。我一直在做,但一人之力太小。希望中小学、大学、诗社恢复吟诵传统,用吟诵学诗、修身。

记者:吟诵对您个人意味着什么?

汤国兴:吟诵不仅能改变气质,还能养生。它讲究气息,用丹田发力,对肺尤其有益。我八十三岁仍能中气十足地说话吟诵,全托吟诵之福。我将吟诵的气息方法提炼出来,助人健康长寿。汤氏吟诵的旋律与海下地方音乐相融,唱腔与方言结合,讲究字正腔圆、抑扬顿挫,易学上口。

弟子们多忙于“饭碗”,真正继承者寥寥。我最后的念想是,趁着还能吟、能写、能教,把文字、乐谱、视频、录音都留下来。古诗词吟诵不是小儿科,是中华文化的一颗明珠。这颗明珠,不能在下一代人手里熄灭。我八十多岁了,能多留一点是一点。